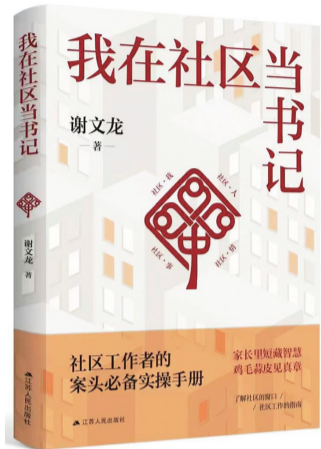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在基层故事中汲取力量

——读谢文龙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

□ 李锦杨



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(谢文龙著,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)这本书以第一视角叙事,让读者深刻体会到基层一线工作的辛苦和意义。该书语言平实质朴,采用白描的手法,接地气而又完全符合基层社区的特点。

社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,作为一级群众自治组织,在基层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社区工作是极富意

义的,当然也是非常艰难的。书中《有人睡到了社区》《为多得补偿,他扬言要爆炸》等文章,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社区工作的不易。作者在社区当党总支书记期间,不畏艰难,始终苦口婆心地做工作,直到把工作做通为止。比如《单元装门记》中居民想多要几张卡,若是换我,就自己掏钱算了,但是作者在处理这件事时,从全面、长远考虑,坚守原则和底线,把事情解决得既成功又不留后遗症。

作者做社区工作不仅能吃苦,还开动脑筋去做。比如找报社帮忙、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到社区开办国学讲座、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等,既让居民得到实惠,又让社区每天都人来人往,充满了生气。《到处找资源》这篇文章不仅让读者见识到作者的智慧,更值得其他社区同行学习借鉴。

从书中不难看见,作者是一个文化人,更是一个有理想的人。该社区文化活动十分丰富,涉及到方方面面,甚至办起了报纸,《当上了“主编”》这篇文章就讲述了这件事。社区的夏令营、四点半学校、各种文艺活动、每年30多篇媒体报道

等等,都充分昭示着作者治理的社区是一处欣欣向荣、文化气息浓郁的社区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,让社区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。通过文化润心、文化凝聚,社区里的人更文明了,社区大家庭更和谐了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,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作者写的是十年前的经历,当下情况发生了变化,作者回街道工作后又分管社区工作,他利用多年的工作经验,在一些篇章末尾加上了“旁观者说”内容,让这本书更贴合当下实际,对社区工作极具参考价值。

市场上多是专家学者调研类型的著作,也有“政策+案例”型的书籍,这些作品学术性太强,普通读者很难顺畅地读下去。作为市面上少见的反映基层社区的作品,特别是由社区党总支书记亲自撰写的书,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填补了社区工作者一线真实记录的空白。因此,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、可信性很实,更显得难能可贵。由于本书语言平实、情节生动、风趣幽默,我只用了五个多小时,就读完了,是一次难得顺畅的读书体验。

的三轮车上又叫卖开了。“西瓜咪,马棚的大西瓜,傻甜!”

秋天,马棚的草莓上市了。仍是傍晚时候,世贸商圈那些卖草莓的三轮车上又叫卖开了。“草莓咪,马棚的大草莓,傻甜!”

刚入冬,马棚的茨菰上市了。仍是傍晚时候,世贸商圈那卖茨菰的三轮车上又叫卖开了。“茨菰咪,马棚的大茨菰,傻甜!”

凡是能叫卖上的,好像非得加上“马棚”二字才畅销。所以街上叫卖果蔬说“傻甜”的,一听必是马棚的,至于是否真是马棚的,无人考证。听之乐乐之,顺其自然。

就在前年,春节假期刚刚结束,来了一个外地车牌的水果摊贩,一进邮城就发现,凡带上“马棚”二字的,好像都很好卖。于是也学起那腔调,叫卖起来:

“芒果咪,马棚的大芒果,傻甜!”

厂,再往南走是金桥村了,向东则是泰丰村,向西是闸河村,现在又多了向北的这条平整的砖头路,这个十字路口俨然成了连接东西、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。

前几年,每逢下雨天,尤其接连几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,砖头路下面的泥浆便开始慢慢从缝隙中探出头来。那时候骑自行车都要揣着十二分的小心,要是稍有不慎让轮胎轧到比较松动、间隙较大的砖头时,地下的泥浆便会毫不客气地喷射到你的脚踏、鞋袜甚至裤腿上。运气再差点儿,当路面上都布满泥浆的时候,就更不能在路中央骑单车了。毕竟年久失修,再加上时常有大货车经过等原因,路面基本已成“中间高两边低”的态势(且高的地方较窄),这时你要是在路中央骑行,再轧上一块烂泥土,摔个“狗啃泥”是不成问题的,我就“有幸”体验过好几次。

去年,镇政府出资把这条路翻新、拓宽,成了现在笔直平坦的水泥路。

这条平淡无奇的乡间小道,承载着几代人的成长记忆,融合着父辈们的心血与汗水,更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# 那一树树木香花

□ 汪泰

汪曾祺先生在《昆明的雨》中提到木香花,诗中有一句:木香花湿雨沉沉。《昆明的雨》读过多遍,看到先生笔下对木香花的描写,知道他是爱着木香花的。只是觉得昆明的木香花,与我隔着千山万水。

前些时一个周六,全家人去古林公园(南京)看牡丹花开,说这几日古林公园的牡丹正盛。进得公园东大门一侧,被一架金色的花儿吸引,花旁边围着阵阵游客拍照。儿子说:“这是木香花,是汪曾祺在《昆明的雨》中提到的木香花。”还背了一句“木香花湿雨沉沉”。“噢,这就是木香花。”我这人看书不求甚解,读毕便忘,对木香花也不了解,现在觉得木香花就在眼前,得好好看一看。

木香花,蔷薇科蔷薇属攀援小灌木,有攀爬生长特性。走近了看,满眼金黄,花间衬着绿叶,从上而下密密匝匝的黄花,仿佛是一匹挂着的花帘,亮得耀眼,黄得迷人。每片花瓣不大,众多花瓣一层叠着一层,好几层围在一起,组成一朵花;三五朵,七八朵,十多朵,拥在一起,成为一组一组拳头大小的花簇;更多的花簇又挤在一起,成了一拍气势磅礴的巨大花轿。密密的绿叶,衬着亮眼的黄,如果现在有阳光,这纯正而明亮的黄,该是耀眼的吧。时正阴天,偶有雨滴落下,黄花绿叶湿润润的,也正应了“木香花湿雨沉沉”的情境。抓住这难得的机会,赶快在瀑布似的花下留下美好的瞬间。

我们是来看牡丹的,顺着路标所示,来到牡丹园。各式各样的牡丹盛放着,一株株,一朵朵,各显芳华,各露天生丽质。

我们又顺着小路由前走,忽见路旁远处有一座黄色的小山梁,横卧在水塘一侧。走近一看,啊,一座木香花的小山。那是一座花架,有二十多米长,上面铺满了金黄色的木香花,枝条从花架两侧披下,满枝的黄花,随风轻轻荡漾。远望,那是座黄色的小山,近观,又是一片花的巨墙,可惜,天暗,没

从小在农村长大,最常见的便是柳树、榆树、槐树、椿树(我们当地叫壳树)、桑树、刺槐、杨树、桃树。家后东平河开通后,圩堤上栽满了水杉,在那时算是新品种,之前从未见过。这些都是寻常树木,银杏、冬青之类,则相对少见。

柳树、榆树容易生虫,还会生“洋辣子”,被它“辣”了,又疼又肿,非常难受,所以除了春日在树下嬉闹、摘榆树叶喂猪,一到夏天我们便远远避开。椿树生命力极强,随处都能生长。听长辈说,鸟儿啄食椿树果实,种子随鸟粪落在哪里,哪里就会长出小树。母亲常让我们摘些椿树叶,带回家当作猪饲料。

印象最深的,当属桑树。当年为了发展生产队经济,大干渠圩堤上栽满了桑树。春夏之际,生产队组织社员采摘嫩叶喂蚕,之后便成了我们孩子的乐园。放学之后不忙着回家,伙伴们直奔圩堤,扔下书包,各自爬上一棵桑树,坐在树杈上尽情吃桑葚——我们都叫它桑树果子。又大又甜,每个人吃得嘴唇乌黑,肚子圆滚滚。那些熟透掉落的果实,我们从不捡,大人总说,掉在地上的已被蛇吃过。我一直不解,刚落地的果子怎会被蛇吃过?长大后才明白,那是大人善意的谎言,是怕我们吃不洁净的东西。如今更没想到,昔日随手可摘的桑葚,竟被包装得精致,身价不菲。冬日里,我们会折几根桑树枝,剥下树皮搓成细绳,用来做抽打陀螺的鞭子,结实耐用;不少农户家里的扁担,也多由桑木制成,坚韧牢靠。我对刺槐树也格外偏爱,它常年不生

能见到那感人的光与色。四周全是拍照的游人。水塘,山石,金色的木香花,好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。

回家再看《昆明的雨》,知道了汪先生笔下的木香花是白色的。查了资料,说白色的木香花有香味,且花香浓郁。先生文中未提及香味,我觉得昆明的白色木香花是香的。我白天所见的金黄木香花以色与形动人,却是无味的。

周日在家,儿子说,我们小区也有木香花呢,都爬到人家的窗子上了。我们连忙去看望。木香植在小区幼儿园门口,藤蔓顺着围栏向四周蔓延开去,向上的,已近二楼窗框,向下的,顺着围栏向两边披挂下来,成了花的墙。光亮的黄花,逼得人眼,花后面衬着翠绿,再后面,从墙根下可看到粗粗细细的藤蔓,缠绕着,向上伸展,向四周蔓延。这些浅褐浅绿深绿的枝条,支撑着密密的花墙,展现着木香的努力向上,表现着木香光彩夺目的美丽。这是小区里的木香花,我以前一定是见过的,怎就没有一点印象呢?现在,我见着它,似乎分外亲切。

在这墙角一隅,木香不争土地,不抢空间,努力攀爬,默默奉献着生命的光华。木香具有攀援的特性,木香花有着奔放的热烈。我见过几种具有这些特点的攀援植物,凌霄,三角梅,蔷薇,坚强努力、奔放美丽,是它们的共性。

近日,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组照片,那是家乡的汪曾祺纪念馆围墙边,从花墙的墙洞里钻出来的木香花,成了如雪的白色的木香花。纪念馆西北角住着汪先生妹妹汪丽纹大夫家,汪大夫儿子金传捷在照片下面说:妈妈家院里的木香花穿出墙洞,绽放在汪曾祺纪念馆内,成为游人一处新的打卡点。

我知道了家乡也是有木香花的,汪先生也曾有写家乡木香花的散文,只是我太粗心,未曾留意罢了。

我还没亲眼看过氤氲着香气的白色木香花,满心期待着与它的相见。

# 家乡的树

□ 薛勇

虫,春夏之交时,满树串串白花,素雅好看,远远便能闻到它散发出的清甜香气,时常摘一串握在手里,偶尔放一朵在口中咀嚼,清甜回甘,满是欢喜。

后来迁居县城,发现中山路上清一色都是法桐,再无其它树种。随着城市不断拓展,道路越来越多,为了绿化、美化城市,街道两旁陆续栽了香樟、银杏、广玉兰、桂花……在我印象里,香樟与广玉兰引入高邮较早,府前街的香樟、海潮路的广玉兰,早已长得枝繁叶茂。有一年冬天格外寒冷,府前街上不少香樟树被冻死。如今除了中山路、通湖路西段老城区及运河堤一带还留有法桐,别处已少见新栽,大概是春日飞絮扰人,正逐步被淘汰。近几年改造后的海潮东路、金街前的通湖路等路段,又新引种了榉树(豆包告诉我的,也不知道对不对)。

走在路上,望着两旁的树木,时常会生出些零碎想法:引进外来树种想必花费不少,为何不选用冬青、刺槐、榉树这类本地乡土树种?它们天生适应本土气候,从不会水土不服,也不会被严寒冻伤。遇上大雪天气,香樟、广玉兰这类常绿树,枝桠容易被积雪压断,不仅损伤树木,还可能砸伤路人、损毁财物。而且有些外来树种并不宜鸟,我留意过,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香樟、广玉兰上,竟难觅鸟窝。

邮城的叫卖很有特色,除了高亢,尾声还拖得老长老长……

记得二十多年前刚刚进城,大约腊月到春节期间,每天晚饭的时候,都能听到街上有一个清脆而有穿透力的叫卖声,“年糕咪,香米年糕咪!”最后一个“咪”字的音就拖得老长。

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叫卖声,倒不是那位卖年糕的大姐,而是牙牙学语的儿子。首先是我老妈开始引导,叫了一句“年糕咪”,接着儿子就很自然地接下句“香米年糕咪”,最后一个“咪”字的音就拖得好长。

大概是受那位卖年糕大姐的叫卖声影响,后来但凡卖年糕的叫卖,统一都是“年糕咪,香米年糕咪”。哪怕卖年糕的是一位粗声的男士,或者更年轻的姑娘,无一例外。

十多年前,邮城北几公里外的马棚发展大棚种植,新鲜的果蔬进入邮城。那农产品的叫卖声,逐渐成了邮城里马棚的一张响亮名片。

吃过晚饭后,总喜欢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步消食。方向或东或西,路程可长可短,本就是随意散心的活动,没必要那么拘束,所以一般视心情和天色而定。今天的预定路线是先向东走到十字路口,再向北走到万沟大桥,来回约40分钟。一路上,我和妹妹谁都没有说话,我们早已习惯这种静默的散步方式,缓缓地前行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也都可以不想。走在这条再熟悉不过的乡间小道上,踏着整修一新的水泥路面,思绪也飘忽到了远方。

听爷爷说过,他小的时候还没有这条路,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。河堤上除了种着两排杨柳树,其它地方都长满了杂草,草儿们餐风饮露,无人管束,竟长到半人之高,密密麻麻的草从里时常有蛇虫鼠蚁出没,基本没人从里面走过。后来北边需要修建万沟桥,工人们挑砖挖沟,久而久之,硬是给“踩”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。走的人越来越多,杂草的“领地”越来越少,便真的“生”出了一条路。以前从万兴村到我们万沟村这边,要从东边的泰丰村或者西边的闸河村绕过来。自从“生”出这条小路后,乡人们倒是省了不少脚力。然而,终究是

# 邮城的叫卖

□ 凌鹤才

早春时节,荸荠是时兴货。带着寒意卖荸荠的三轮车摊主就一个个地占据了邮城的街头巷尾。“荸荠咪,马棚的大荸荠,傻甜!”

邮城人把“荸荠”叫作“波荠”,那个极具小城特色的“傻”字叫得老长老长,听起来就成了“波荠咪,马棚的大波荠,傻甜!”

邮城的世贸商圈由于城管的介入,摊主很难进去。所以城管下班后,一个个的三轮车像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,一辆接一辆,那叫卖声自然就更响了。“波荠咪,马棚的大波荠,傻甜!”这边刚吆喝结束,那边便又叫卖上了。

夏天,马棚的西瓜上市了。还是傍晚时候,世贸商圈那些卖西瓜

# 乡间小道

□ 金雷

“生”出的路,晴天还好,下雨天时还想要走这条捷径,便只能伴着“扑哧扑哧”的鞋袜声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在泥潭里艰难行进了。

到了爸爸这一代,乡亲们合计着要把这条路稍微改善一下,多少图个方便。后来不知道谁打听到邻村的湖畔有许多废弃的石块,这些石块一担一担地挑过来。几天后,大伙儿便动起手来,你一榔头我一棒,将石块砸碎,较为均匀地铺撒在原来的泥面上,挥动铁锹拍上十来下,使之与泥土融为一体。石头路修好后,即便在下雨天也能走了,只是那石头子儿有些硌人,走的时间长了容易把鞋底磨破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村里开五金厂的武大爷出资请人运了一车又一车的砖头来,让几个瓦匠师傅铺成了一条比较平整的砖头路。砖头路铺好后,南北通行的人流愈发多了起来。万沟桥的最南端是个化铁